

庆祝三亚升格地级市30周年征文作品选登

耳朵里的三亚变奏

□ 林文钦

带着一颗安静的心,体验着城市的声音变幻,是别有韵味的事。

我所居住的三亚城,一直在声音的变奏中不断前行。想来,对于每一个经典的城市,它应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,就像那些在历史中风化了的城市记忆,只要那些老三亚人闭上眼睛想象一下,那时的民房、街道,然后感慨三十年的变迁和生活的幸福。

作为一名70后,在与三亚的一次次来往间,我的耳朵见证了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凡演绎。大小建筑工地,轰轰烈烈的挖掘机和脚手架,指挥台上响起的开工哨子,太阳在头顶上威严地移动,天空中寂静飞过的鸟群……拆迁和重建,像在城市上空频繁吹响的起床号和冲锋号,而这种号角在这里演变成了若干新的楼群、新的马路、新的公共设施。在这一过程中,三亚的城市建设也由单一的号角演变成了宏大的交响乐。

日复一日地,耳朵里面的三亚在周而复始地奏鸣时代乐章。车轮声、某种机械的轰鸣、流行音乐以及各种人声组成的市声,这种繁杂的声音里面别有一种铿锵的力度,很像火车车轮向前奔跑时的律律,很能激发人的想象。我有时想,时代在前进的时候,不仅会留下万象更新的物证,在前进的过程里面也是有声音的,这种声音伴着光彩、热度、力度,在生活的海洋里全方位地开花。有时我心

想,尽管我们无法抗拒城镇的喧嚣,但这也又妨妨呢?对一个心智健康的人而言,三亚所有的城市嘈杂和喧哗,不正交汇成一支现代摇滚乐么?

一个人独处时,我不由打量起三亚——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南国名城,我聆听着它发出的声音,竟发现其中蕴藏的独特味道。那些消失的声音已经永远消失,保存下来的声音,如琼剧、民歌小调、贩夫走卒的吆喝声,随着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,渐渐成为老一代人的回忆。

“磨菜刀”,“补雨伞”,“箍桶哟”……这些城乡结合部最熟悉的吆喝声,它隐匿于街头巷尾,带着最本土、最亲切的记忆,曾散发着过往岁月的芬芳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,传统的叫卖声销声匿迹了,取而代之的是“有坏手机、坏笔记本修吗?”“有坏冰箱、坏空调修吗?”同时伴着“收购旧电脑、旧手机、旧热水器……”21世纪的经济浪潮风起云涌,三亚的小街上又飘荡起一种新的吆喝:“收购旧桌椅、老家具、红木家具……”最有趣的是,吆喝声中夹杂着南腔北调,各具特色,抑扬顿挫。这声音听起来简直就是精彩的小品或相声,不啻是一种原汁原味的艺术享受。

城市的蜕变需要漫长的过程,当三亚开始逐渐长大增强,我慢慢学会了倾听:城市的新生,正在市民身边。跟着这多元化的城市声音,我们可以去探寻它的

成长脉象。复式调的声音里,隐藏着城市的长和城市的深,以及与此城市一起成长的文化。

夏日的某个清晨,我悠闲地步入群众街社区,感觉到这里的声音悄然更换了音色。晨风中,社区广场上飘来了广场舞旋律,退休大妈们在动感激情的《好日子》中翩翩起舞。富有音乐细胞的姑娘们,拉响了手中的小提琴,优雅的琴声掠过清澈的三亚河水面。晨光抚摸着城市,树上早叫的鸟鸣,卖早点的叫唤声,又像是城市交响曲中突然插入的轻快小调,突然间让我精神一缓,心情随之放松。当日午后,我聆听了社区诗歌朗诵会,开场的一首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就让人心旷神怡。想来,现代城市是复杂而和谐的,不同音色的声音组合在一起,传统文明与现代都市的交融,让我觉得这种声音是那么的遥远而凝重,却又如此的灵动而亲切。

作为城市的客居者,我的耳朵是有福的。在城市公共文化体系完善后,我在市区里聆听的内容多了起来。我的听觉中,不再是多年前单调的地方戏和影视配音。当我充分打开自己的耳朵,敞开心灵,所听到的不仅是天籁音乐声、朗朗诵读声和铿锵演讲声,更是城市文化拔节生长的声音。

城市在扩展,建筑在拔高,这是发展年代必然发生的景象。像长途汽车客运

站、海月广场、外轮码头等公共场所,它们发出的声音并不一定是动人的乐章。金宝商厦工地的敲打打声、免税城传来的电锯“吱吱”声、榆亚大道的车来车往声、百花谷商业街扩音器的叫卖声……每一种声音,都增加了城市音响的分贝。而这些纷繁的景象,却又掩盖不了城市的旅游休闲品质。在三亚,这座被誉为“常回来看看”的新城,四处流淌着如同葫芦丝一般丝滑悠扬的声音。当你走过一个个茶吧、休闲厅、路边摊点,观察着每一个三亚人安逸祥和的表情,每一个表情都是一个音符,共同汇成了这座旅游名城的淡雅之音。这种声音的节奏是慢的,乍听起来,有着说不出的慵懒,仔细回味,却发现在这慵懒之中,有着数不尽的安宁与恬淡。在细微之处,又蕴藏着无穷的变化,透出奇妙的城市灵气。我想,你会立刻就迷上这种声音,并情愿永远停下脚步,沉浸于此。

古意而新潮的三亚,她日新月异的发展汇成一首大型的交响乐,传扬一曲更新更美更动听的“新三亚颂歌”。

“三亚,让明天的生活更美好。”这个目标离人们并不遥远,只是城市在发展进程中,要经历一些时代变奏。我要告诉你的是,城市的声音并不比大自然之声缺乏诗意,关键是你练就一副善于聆听的耳朵。

忆江南·鹿城初秋(外一阙)

□ 罗盛彬

潇潇雨,昨夜打花红。
谁说鹿城秋未遇,晓看落叶搏秋风。
花叶洒相逢。

菩萨蛮·登临春岭

葱茏草木山澄碧,鸟鸣绕阁花香泽。
迟日石梯穷,风光看顶峰。

琼楼镶海色,白鹭争沙立。
河水水淙淙,萋萋红树丛。

古村落豪宅里的流家楹联

□ 聂红

久闻安徽西递、宏村的大名。走进这些古村落,如同走进了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中,远处青山环抱,眼前是小桥、老树、一汪湖水,徽派建筑风格的粉墙青瓦老宅倒映水中。那美景,那老宅,让游客流连忘返,而老宅里的楹联更是令人印象深刻,受益匪浅。

古村落位于黟县,多是明清时期的老房子。这里曾经名宦、文人、富商代出,具有重传统、重教育的风格,因此,建筑豪华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古黟为程朱理学之乡,散落的名人名联书法精美,寓意深刻,映射出主人的治家理念和精神追求等。

宏村“宽和堂”厅内的佳联引人注目,“承光祖德当从宽处积,传子孙福须在和中求。”就传递出“德从宽处积”以及“福在和中求”的治家理念。在敬德堂,不少游人驻足品赏:“立志不随流俗转,留心学到古人难。”它启示我们:面对纷繁的流俗,我们立志尚时,不要随波逐流;学习古人好的东西,完全学到虽然很难,但我们还是能留心学习,为我们所用。敬修堂内的对联“孝弟传家根本,诗书经世文章”,就道出了“孝敬父母,尊敬兄长是家庭和和睦睦之本”的道理,同时告诫后代要认真读书。敬修堂是清代一儒商宅第,距今180年历史。楹联虽显陈旧,字迹黯淡,但古人的教诲,仍谆谆在耳。

走进桃园居,一副楹联别具一格,“黄金叠楼非为贵,春桃满园便是福。”我反复咀嚼其中之味,很多人都追求“黄金叠楼”,以为那就是“贵”,就是“福”,但这家主人却道出黄金叠楼不足贵,真正的福是内心拥有“春桃满园”。不是吗?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,坐拥“黄金叠楼”易,而心里拥有“春桃满园”却很难。西递瑞玉庭的“错字联”前,游客正品读细味:“快乐每从辛苦得,便宜多自吃亏来。”此联中“幸”字多写了一横,“多”字少了一点却落在“亏”字上面,这并不是书法家的疏忽和失误,而是启迪我们:多一份辛苦,就多一点快乐;吃点小亏,于人有益。

楹联一副又一副悬挂于各家的门、厅、壁、柱上,想一一看过,眼神却不大够用。它们距今久矣,但今天读起来,仍觉得受益并从中得到启示。民居主人以这种文字的方式传达、传承他们修身养性的信条和治家的根本,其中很多积极的有益的思想,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一副楹联前,一位母亲正在给儿子念:“敦伦在读书,大业惟修德。”



田园(摄影) 苗青

故乡,定格生命中的记忆

——胡天曙《竹雨轩笔耕》序

□ 杜光辉

透过敞开的窗户,呼吸着热带海岛弥漫而来的清新空气,空旷宁静的子夜,阅读胡天曙先生的《竹雨轩笔耕》。心灵随着文字的诉说,走进他的故乡——海岛中南部的山寨农乡:宁静、神秘、凄迷、贫穷、质朴、友善,山地深处飘逸的悠扬动听的古曲,温馨光明的画面,仿佛一个久远的约定,走来故人的足音。

乡愁,几乎是所有文人内心世界的情感基因,胡天曙只是众多怀有故乡情感的文人之一。

读完《竹雨轩笔耕》,思维中出现这样的思索:中国文学从来不匮乏对故乡的怀念,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多和浓稠!

为何?

今天是一个流动的时代,只有远离故乡的游子才有资格拥有故乡,老死回田者永远难以理解和体味这种情愫。在充满物质诱惑,各种价值观念相互博弈并存,生活像万花筒样令人眼花缭乱,人们变得匆忙、浮躁,甚至粗糙。远游者远走他乡,步入都市,都市可能给他们提供相对丰厚的物质财富,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温暖精神和心灵的港湾,迫使他们不得不残酷竞争、竭力打拼、尔虞我诈、弄虚作假。正如沈从文先生说的那样,他们看到的是都市人的世故与虚伪,灯红酒绿生活背后的空虚与颓废,人与人之间的隔阂,人性的压抑和物欲横流的颓废。虚伪、腐败、放浪形骸的醉生梦死,生活的浮华与喧嚣,他们在这样冷漠无情的社会里,对都市生活充满失望与激愤。

著名作家韩少功认为:人可以选择居地,但无法选择生命之源,即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,即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……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

事,最欢乐的和最辛酸的经历,最聪明和最幼稚的见解,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。吴建中先生说过:每个人都是一座图书馆!我认为,只有把自己的经历用文字表现出来的人,才是真正意义的图书馆。

胡天曙的《竹雨轩笔耕》就是用自己的文字,建立了供公共阅读的图书馆。

于是,我们在《竹雨轩笔耕》里,读到了家乡人物正直、善良、美好、可爱、同情、怜悯、爱情、淳朴的品德;读到了家乡美丽、清新、质朴,与当代都市生活氛围格格不入,充满人情美、人性美、自然美、心灵美。由于作者对人性美的追求,我们就不难在这本书里读到诗意的、抒情的、清新的、明亮的、温暖的情感和享受。他们纯洁质朴的心灵、高尚的人格魅力,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感动和向往,带来深刻的启迪和思考。

故乡的父母故乡的河,这是我曾经想给这篇文章做的题目。几乎所有思念故乡的人,最强烈的思念莫过于对父母的思念。

法国作家雨果曾经感慨:“母亲的胳膊是由慈爱构成的,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甜?”

胡天曙的《母亲的草帽》:“在低矮的茅草屋下,母亲搬出小凳子,拿来小剪刀,把蒲叶长短剪开,小心翼翼地压缩,用几天的时间,编成一顶漂亮的草帽……而今,母亲老了,草帽也老了。草帽静静地搁置在墙角,或挂在檐下,多有破损。这个曾经是母亲多年的随身物,虽已苍黑破旧,但仍闪烁着质朴无华的光泽。”

胡天曙还怀念着勤劳的父亲,他在《父亲和老牛》中写道:“春初,冬寒尚未退去,星语暮夜空,古老的山村静寂酣眠。林雾悠游,鹤声渐起,早起的父亲,吃过早饭,戴上草帽,背起

木犁,赶着老牛走向田野。老牛和父亲触动了乡间小路春嫩的神经,拨响了春耕动人的弦琴。父亲高卷裤腿,走下田地,甩开牛鞭,拉响了春耕的序幕。”

历史如长河,源头细弱,纯洁无瑕。一路奔去,汇聚百川,气势浩大,杂质脏污也增多了,绝对不会因为杂质脏污的增多而拒绝百川的归纳,更不会倒流回源头!

作者笔下的海岛山区,当年的闭塞落后、贫穷愚昧,必然被现代经济击溃,现代文明必然浸染农耕文明的人性美,那些原本的淳朴逐渐消失,原始生活的“净土”不复存在,恬淡、古朴、醇厚、热情、正直的民风被颠覆了,山里人也渐渐失去了质朴美好的品质。远游人习惯了都市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,再无法忍受深山的偏僻和荒芜,只能一次次地忍受精神空虚的折磨,无奈地感叹:我们再也回不去了!

都市文化经历了最初的腐化、虚伪、倾轧,必然引起一代代都市人的警觉,如何使都市创建新型的文明,将是几代人面临的共同课题。

胡天曙《竹雨轩笔耕》后边的几篇散文,已经涉猎到这个问题。

写到这里,我突发这样一种想法,把胡天曙《竹雨轩笔耕》放到最现代化的图书馆里,和那些大家名家的作品放在一起,其真情质朴对文学的虔诚追求,绝对相差不了多少距离。一个终日生活打拼的读书人,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抒写文字上,本身就值得尊敬,值得予以楷模,值得感谢他用自己的心血,为我们烹调出如此美妙的文学餐品。

笔者做为客居海南的远游人,阅读胡天曙《竹雨轩笔耕》,那种清新、怀旧、略带伤感的情调,引发无限感慨,迸发出这篇文字,是为以序。

那时候的老师

□ 陈顶云

我的家一直住在山上,只有七户人家。二姐说,过完暑假你就可以去上学了,将来教你的那个老师可是特别严厉哦!

那时候皮得像野小子,根本不知道老师这个词代表了什么,也不知道严厉为何物。

开学那天,我背着妈妈用黑布做的书包,一路跑跑跳跳跟在二姐后面。三里的路程一转眼就到了,二姐领我到那个坐南朝北的屋子前一指,诺!那就是你的教室,自己去吧。

我颇有些胆量,就自个儿走进教室,教室里鸦雀无声,老师在黑板前讲着什么。老师见我进来,愣了一下,问我叫什么名字,父亲是谁,我都一一答了。老师指了一个空位说,你就坐那里吧。

有一次,我的同桌回答不上来问题,老师一教杆打去,正打在我的头上,我从来没有受过如此“酷刑”,哇哇哭了。

老师严厉是出了名的,他初中毕业就开始教学,他所教的学生已经有一个考上大学了。但他打错了人,而我又大哭不止,老师只好给我道歉。

现在想来,还会觉得头皮发麻,那一教杆打的包很久才好。因此,每每学习不敢懈怠。

我的前桌是个男孩,学习特别好,长得也很帅。每个同学都很喜欢他,老师每次提问都先提问他。他学习好,老师就选他当了班长。

记得那是一个初春的早上,他没有来上学,老师说他出疹子了。第二天,我也出疹子,让二姐给我请了假。那时学的是二年级的课程,我们班却有二十多位出疹子的同学,老师在这一个月里,只学了一课,就为了能让我们都跟上趟儿。

等我们都好了返回学校时,惊知那个男孩发生回疹死了。老师沉闷痛苦了很长时间。为了缓解沉闷气氛,老师领着我们去爬山踏青。一路上返青的麦苗水汪汪的绿,新出的草芽儿鹅黄水嫩,路边的金草也开出了紫色的小花,就连那棵大古槐的枝条也变青了。老师说,它也快抽枝发芽了。

我们随着老师的指导,观察着每一种植物在春天里的生长,心里的春天就呈现出五颜六色生机勃勃的模样。

那一年,我们班在全公社考了年级第一,因为全年级出疹子耽误了课程,三十课的语文我们才学到二十五课。

有作文课了,老师就领着我们出去观察,夏天的河边、秋天的落叶、冬天的大雪、村庄的田野,都成了我们描述的对象。

教室南面是一个大菜园,菜园里有一棵棵果树,树上几只喜鹊在叽叽喳喳晒太阳。老师就让我们观察喜鹊和果树,还有那被冻得来不及拔起的大白菜。那次老师着重表扬了我的作文,夸我观察细致。我特别高兴,从此爱上了作文。

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,雪下得没脚脖子,我们的教室又是北屋,北风从门里钻进来,特别冷。我们的小手冻得握不住笔,老师就拿着一把小刀挨个给我们削铅笔。老师看我们冻得牙齿咯咯响,就让我们跺脚,黄土夯成的地面禁不住踩,一时间,整个教室里烟尘滚滚对面不见人。老师赶紧喊停,可同学们正踩得起劲儿,哪里停得下,老师只好让我们自由发挥了,脚步声一会儿像鼓点叮叮咚咚,一会儿像千军万马嘶嘶奔腾,直到我们踩得浑身热汗才逐渐停了脚步。

有时,老师也会领着我们去打麦场里跑步,老师吹着哨子,我们随着哨子的节奏一二一二一跑起来,只一会儿就浑身发热,可以坐在教室里安稳上课了,老师就领着我们又一二一二一跑回了教室。

那时候的老师是全能,语文、数学、体育、音乐都教。老师教我们唱国歌,教我们唱《打靶归来》,那时的红歌节奏明快,催人奋进。

那时候允许上夜校,我家离学校三里路,老师担心我和姐姐们害怕,就会提着马灯送我们。那逐渐远去的明亮灯光,至今还在梦中闪耀。

五年时光一晃而过,我们大部分人顺利升入初中。

得益于老师教我们的细致观察方法,我的作文特别棒。以至于三十几年后,我重新拿起笔写作时,还能在纷繁的世界里保持那根敏感的观察神经,这不能不说是小学时打下的坚实的文字基础的功劳。

我们上进,老师也在不断学习,后来老师转了正,现在拿着退休金,守着一个百货店面,悠闲度日。

我如今离家渐远,只能遥祝老师健康长寿,安度晚年!

秋的情怀

□ 邢福师

秋,把青山染成金黄色,不是坐享现成,是天道酬勤;

秋,波涛冲荡明月,不是悠悠万事,是事头千万,须理出个头绪;

秋,风啸马蹄急,不是最后一公里,是还有一季,如停下来装逼就等于坐着待毙;

秋,天高气爽,众星拱月,不是趾高气扬忘乎所以,是大爱无疆四海皆兄弟;

秋,云淡风轻自由自在,不是无所事事,是难得糊涂从不糊涂;

秋,红叶瑟瑟水自流,不是秋的冷酷无情,是爱的考量分明;

立秋,那场雨不是索取,是苍天的恩赐,大地母亲酿的乳汁;

立秋,吹来的习习晚风,不是洋洋得意的清燥解闷,是追忆夏的慷慨厚重,呼唤走进秋季做好采摘的准备。

小启

本版邮箱:jixuan66@163.com